

书香阁·文化游记系列
第一辑·云南神秘文化之旅



木霁弘◎著

茶马古道考察纪事



974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茶马古道考察纪事

木霁弘◎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马古道考察纪事/木霁弘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8

I. 茶… II. 木… III. 茶叶—对外贸易—贸易路线—云南省—考察报告—古代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800 号

责任编辑: 符雪红

封面设计: 吴 林

责任技编: 荣 景

书 名: 茶马古道考察纪事

著 者: 木霁弘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 装: 昆明益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6

印 张: $5\frac{2}{3}$

字 数: 100 000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ISBN 7 - 5415 - 1971 - 5/F·41

定 价: 8.00 元

目 录

- 重塑茶马古道“金身” 1
 - 茶马古道缘起 1
 - 田壮壮和阿城的话 5
 - 茶马古道的内涵 9
- 怒江、利沙底、百岁老人 18
 - 利沙底日记 18
 - 多种宗教汇合之地 43
- 人神共居的乐园——丙中洛 52
 - 从贡山到丙中洛 52
 - 怒族婚俗点滴 62
 - 丙中洛的喇嘛舞会 68

2 茶马古道考察记事

○ 四声部、片马、过去的旅行者	76
百花岭上唱诗班	76
片马一瞥	82
《沧怒两江见闻录》片断	89
○ 营盘古镇、马锅头	103
杨玉科逸事	103
采访马锅头	112
从拉井到兰坪	120
○ 在剑川的访问	130
回族马帮的故事	130
再访赶马人	141
○ 茶马古道的咽喉——中甸	150
○ 茶马古道上绝美的布景——永宁	165
难言永宁之美	165
摩梭家庭	171
永宁摩梭人的独特历史	183

目 录 3

○ 后记	192
------------	-----

○ 编后记	195
-------------	-----

重塑茶马古道“金身”

茶马古道缘起

期待了 10 年的《茶马古道》纪录片就要开拍，这是同田壮壮、阿城、丁辉、韩紫葳、邓一鸣诸先生一起合作的片子，这将弥补我们 10 年前考察时的遗憾。

感谢各位先生，感谢茶马古道，我又能为它做点什么了。

目露亮光，心底衷言总要倾吐一些。

1987 年 8 月首次到滇西北的中甸搞方言调查，同徐涌涛、张宪、李林一行到了丽江、迪庆交界的金沙江一线，其间细访当地人家，得知该地有一条通往西藏的古道。一个在抗日战争时到过印度的马锅头硬领着我们到八里地外的山间去看一看马帮走

过的石路，许多寸许的马蹄印，让人产生无限的感慨。接着我又看到了另一个历史的景致，在塔城巨大的山崖上有几个孔洞，这是唐代穿铁索修桥留下的孔，想见一千多年前唐王朝与南诏联军和吐蕃大军为争夺此桥进行了无数的生死之战，于是我有一种潜意识的感觉，古道、铁索、马帮总该意味着点什么？在中甸，听当地文化老人松秀清讲了一种很古老的习俗——茶会。看来从某种角度看，茶是人与人、人与神共通的物品。无怪乎，藏族古谚有这样的话：“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我和涌涛、李林终于悟到，把马、古道、茶归结一体，这不就是茶马古道了吗？这种情态颇有点“古道、西风、瘦马”的味道，而马锅头则就是断肠人了。我看见了“茶马古道”在中甸的一部分，这是现实的也是虚幻的，我们开始做“茶马古道”的梦。

1988年我受涌涛和段志诚先生之托，为中甸县志办辑校了一部20万字的《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于是对茶马古道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在该书的序言里便也就提出了茶马之道的名称。云南大学中文系的陈保亚和我一同谈起田野考察之事，认为应当抓住时机，对茶马古道进行考察。此事经同徐涌涛、李林商量，大家击掌叫好。考察需

要经费，中甸县志办的段志诚先生在志办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了我们6000元的考察费，而云南大学的张文勋、李子贤等先生也为我们张罗申请科研经费。为了使此次考察搞好，当时邀约了藏语及《格萨尔王》专家王晓松以及李德佑、秦臻（后二人因故未能参加考察）。正好李旭为写硕士论文《超越死亡》1989年曾到过西藏，也就约其一同考察，一切皆准备就绪……

做了多年的茶马古道的梦，终于实现在1990年7月我和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脚踏实地地和马帮走在的“茶马古道”上。这一百多天的步行考察，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接着又转向四川康定，进而折回中甸，二千七百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经过了雪山峡谷，经过了……同时也和马帮一同经历了生和死的考验。显然茶马古道成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

从不了解茶马古道，到6人步行考察，以至出版《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完成茶马古道命名，这都是因为其魅力所致。考察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拍一部茶马古道的纪录片的话，那一定会“饱死人类的眼”。

有一个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其大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为经典之作，曾倾倒了无数中外读

者。该书我早已知道，但直到 1999 年 7 月 27 日才购得，急读之后便是激动，他的“丝绸之路”同我们的“茶马古道”有相通之处，我觉得我是能够和他心心相印的。田野作业的艰苦、奇特、惊险、趣味将给人无限的感慨和遐想。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地理学的知识没有一样是少得了的。在茶马古道上我们将领略：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祭坛上的火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藏族的雪域文化……博大精深统摄着“茶马古道”。

当我们看着傣族少女变幻着手指造势，演绎着孔雀舞姿之时，彝族男娃也在摆动着莫测无比的双脚重现着祖先打猎的场景，而雪域的藏族却在手搭背地弓着腰亦步亦趋地跳着沉重的“锅庄”……我们见到了百越系民族欢快的泼水节，也见到了氐羌系民族的火把节。对歌、哭婚、串姑娘、踏月亮、阿夏婚，父子连名制……古老的婚姻家庭习俗仍然呈现在我们眼前。烤茶、三道茶、油茶、酥油茶，茶文化得到发扬光大。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原始宗教在此路上和平共处……茶马古道是：

——文明文化传播古道

——中外交流通道

——民族迁徙走廊

——宗教传播大道

——民族和平之路

1990年7月的考察距今已有10年，我们时时想着它，想立即回到古道上。茶马古道的文化、民族、马帮、老朋友仍在向我们召唤。

我们即将如愿以偿，用影视的画面如实地记录下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家庭、文化，这肯定将会给未来的人留下一点有情趣的东西。一想起茶马古道，我的眼睛又开始放光了……

田壮壮和阿城的话

茶马古道的诱惑当是使人不能自持的，田壮壮1999年先后七八次到昆明、迪庆、丽江及滇南等地，自然地在寻求茶马古道的感觉。如今决心下定，就要开拍，他有如下话语：

20年前，还是学生，曾来云南拍片。记得是一伙少壮青年：张建亚、谢小磊、曾念平、张艺谋、吕乐、侯咏、冯小宁……在盈江跋山涉水，滚打了近一百余天。想来有趣，现在一帮哥们儿都成了气候。

拍完片后，我曾立过誓，再去云南拍电影。我

实在是太喜爱那个地方！

去年，好友丁辉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云南大学的木霁弘教授和云南文化交流中心的林丽女士。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茶马古道的话题。我曾读过木霁弘教授和几位青年学者合著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被几位学者的治学精神所震撼。他们考察“茶马古道”三个多月，置生死于度外，这份精神令人钦佩。同时，茶马古道这个题材也唤起了我的拍摄冲动。这条古道如同云南大地上的一条折皱，当人们将它抚平的时候，才会发现那里有着人类上千年的文化记录。茶马古道应该有一部记录它的影片，现在去拍，也可能太晚了一些，现代文明的进军令它失去了很多很多。去拍摄一部影片，尽自己的全力去拍摄，成为每天思考的问题。

这个拍片的想法，我首先告诉了阿城。他是我心目中的智者和兄长。“这是很好的题材，要抓住，加紧筹备拍摄的操作。你当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阿城并未告知我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大有天机不可泄的意思。阿城首肯的题材，绝不会有差错。

其实，拍摄茶马古道对我来说是一次挑战，我没有拍摄纪录片的经验，同时对云南特殊的文化状态也知之甚少。幸好有阿城、木教授、林丽女士等人的全力协助，大家一起来合作这部影片。我也平

添了几分豪气。一年、两年，可能还要更久的时间，只求全力拍摄，记录下一份资料，整理出一些头绪，供更多的关注这条古道的同仁参考，也就心满意足。

世纪之交，一个影人有如此殊荣，实为幸事。

阿城也有独特的表达方式：

1999年10月，公路通到独龙江，据说云南的最后一支马帮，活动在高黎贡山一带的独龙族马帮将要消失了。我们也许来不及在他们消失之前，完整地用活动影像将他们记录下来。

我还记得20年前在云南随马帮游荡的时日的情景。有一次一个马夫与人争吵，之后一路上都气哼哼的，搞得大家都有些烦恼，于是另一个马夫说：“你咯是不得？你不得你去拿石头去冲天去嘛！”“去”在云南读“克”，用胸音来读嗡嗡响。

我至今记得这句令顽石点头的箴言，常常默记，然后笑起来。公路通到独龙江，如果解散的马帮里的马夫有烦恼，这句箴言应该是记得的。

我相信云南境内，还是会有零散的马帮的。横断山脉，公路哪里就都通到了？南美洲的智利或欧洲的西班牙，山区里都还有马帮，我遇到他们，总要停下来行注目礼。

现代文明，常常会使我们养成一种傲慢，对此

前的生活或生产方式不屑，又或者反过来，对此前的生活或生产方式有一种媚，我觉得都不足取，都难免会盲目。

我总是想问，我们、你们、他们快乐吗？在进步的文化里，快乐吗？还没有赶上当下的进步文明，但你当下是快乐的吗？存在总是有得有失，但，得的是快乐吗？失的是快乐吗？即使到了下个世纪，因为基因工程而能使人的寿命达到 150 岁或 200 岁，如果你不快乐，长寿会是长难受，何苦来哉？

当然，我观察到，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快乐中，有不少是因虚荣所致。虚荣并非是不得了的问题，问题在于虚荣会产生压力，难免会终于不快乐了。

我也并非认为快乐是什么沉重的本质问题，常常我们总是处于无奈的状态之中。想起二十多年前，一次大雨时，我跟随的马帮在树林里躲避，树叶上流下一串串雨水，只是雨没有那么密就是了。马夫们将驮上的盐巴苦好，咒骂着互相取笑。

白马广告的韩紫璇、丁辉更是跃跃欲试，香港的邓一鸣便带着数码摄像机，一并要用影像为茶马古道树碑立传，摄影周期可能长达两三年。友人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似某些拍摄茶马古道的艺术家只要

一两个月，坐着车便把茶马古道拍完。这不是骂人的话吗？我们是不会的，如此则是浪费了一个绝佳的好题材。

如今名闻遐迩的“茶马古道”与滇西北的“香格里拉”一样，随着20世纪最后10年的旅游探险大潮，逐步广为人知。10年前由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完成的“茶马古道”命题已被学术界和旅游探险者认同，在十余部书中，已不断出现或被引用。

茶马古道的内涵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岩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七八十岁的老人喝着酥油茶，苍凉的声音向晚辈讲述着那个遥远得虚无的茶叶入藏的故事。

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茶马古道。

顾名思义，“茶马古道”的重点是在“古道”上。我们6人1990年7月至9月的考察是以马为交通工具的，尽管和往昔成百上千的马帮或牦牛队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我们仍然得到了一些真正的体验，仿佛我们的前世就是马锅头、茶商。路，我们有很深的感触。

我们的双足一踏上这条古道——茶马古道，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迫来。在马帮阵阵的响铃声中，我们体验到中国西南部特有的文化带所具有的一种摄人心魄的内核，它自古以来延续着的血脉文化，包孕了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那么多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对这条古道的探险旅游，深刻了我们对滇、藏、川“大三角”茶马古道地带的了解。探险路线所经的很多地方至今还从未有过其他旅行者的足迹，它是一条足够让世人惊诧并欲穷其究竟的古道。

10年过去了，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茶马古道”研究已渐成气候。但总的来说，“茶马古道”的研究仍还有许多的欠缺。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解决了一个“空白”问题，“丝绸之路”的研究已逾百年，而“茶马古道”的研究才是开了一个头。

“茶马古道”很多地段已经被现代的“滇藏路”、“川藏路”所替代，当众多的汽车开向昌都、

拉萨、尼泊尔，甚至遥远的中亚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马帮时代就将在 20 世纪末结束。但人类的老朋友，帮助人们跨越时代、走向文明的马仍让我们感到永恒无限的爱。古道、马，那是怎样的一种让人产生怀旧情愫的名词，如果你骑着马，吆喝着驮着茶叶的马队，行进在坎坷蜿蜒的山间小道上时，你将会伴随着历史，浸润在难以言传的历史与现实中。

公元前 138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见筇竹及木棉布，经详细询问，知道有一条商路从云南和四川通往身毒（印度）。

张骞被囚 10 年之后，回到汉朝，向汉武帝禀报了西域诸国的各种情况，并告诉汉域版图中的云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着商贸往来。汉武帝雄才大略，身毒道的发现，引发了其开发西南夷的雄心。于是汉武帝遣四路使臣前往云南寻找“身毒道”（云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不幸的是使臣们纷纷受阻或被杀于滇部落。为讨伐滇人，汉武帝在长安仿云南洱海外形开凿昆明池演习水兵，从此云南历史上有了“汉习楼船”的故事。张骞出使西域，确认了云南很早就和现今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有了交往，而汉武帝遣使者的远征，让中